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十七回 拷貴妃乾清三擋 擒居次韃靼雙降

黃虎撲來，青龍躡下，俱化作紙條木片；明明一派火坑，都變平沙軟土；明明九品蓮台。卻仍是貂皮靠墊。素臣躍起，劈領一提，將「噯賴喇嘛」擒挾而出。帳房內鑽出許多侍者，掄刀舞杖，卻礙著「噯賴喇嘛」頭頸緊湊素臣寶刀之下，不敢向前，任憑素臣踏步回帳。然後羅跪於地，一同乞命。素臣擲噯賴喇嘛於地，問可汗：「神通何在？」可汗磕頭如搗的說道：「我等肉眼凡夫，不知天使係何等神佛，便龍虎火蓮，俱行滅跡，自必天使法術，便勝於大喇嘛正了！但他能入水不濡，入壁不礙，吞針吐鴿，食火餐刀，靈跡顯現，亦非凡人；還求天使開恩，赦其生命！情願年年進貢，世世稱臣，折箭為誓，永不犯邊也！」素臣道：「佛乃邪教，我亦非神，不過心正，不受邪耳！喇嘛所行，無非幻術；汝等心邪，愛其播弄，信為神通法力，誠下愚也！」

滿魯都道：「信如天使所說，古來一切達摩、羅漢、佛圖澄、鳩摩羅什等佛，菩薩、聖僧，皆幻術耶？」素臣曰：「然，皆幻術耳。大秦、天竺，地界毗聯。俱有幻民，俱能吞月吐火，換首隱形，為諸戲耍之法。大秦幻民，以之賣解，則群知其幻妄；天竺奸僧，以之惑世，則群信其神通！自古及今，無不如此，可為長歎！」因指春燕、秋鴻說道：「此二人即係海西幻民，能行幻術，試令與番僧比試，汝等便知其故矣。」

因並解放關氏等三人，令喇嘛行法。噯賴喇嘛取針一鉢，盤坐於地，一把一把的取而嚼食，存下半鉢，送與素臣。素臣轉奉春燕，春燕食盡，將空鉢遞還喇嘛。可汗、關氏、台吉、居次及諸虜人，俱口贊歎，說：「這位娘娘，畢竟也是神佛下降！」素臣大笑，向喇嘛、春燕兩人衣領中，各取出鐵針數百道：「此特些小戲法耳，出之鳩摩羅什，便是神通，豈知為幻民長技耶？」

噯賴喇嘛漲紅了臉，不敢復行吐鴿、餐刀等事，即默念咒語，隱身而去。素臣一跳而出，大喝一聲，從帳房西角扯將進來。令秋鴻亦行此法，秋鴻默念有詞，忽然不見。可汗等正自驚異，素臣亦即趕上一步，從帳房外扯進道：「此與噯賴同一術，汝等所云入壁無礙者，真耶？幻耶？」噯賴喇嘛憤極，喃喃的念著邪咒，欲將帳外馬頭，來易素臣之頭，以泄其憤。那知春燕、秋鴻都覺其意，使出幻法，將喇嘛之頭，變作帳中一隻狗頭，可汗等俱大驚失色。春燕道：「喇嘛無狀，欲以幻法得罪太師，故令其變犬以警之耳！」素臣看去，原是人頭，無奈合帳人俱見是狗頭，任憑喇嘛分說，皆不肯信，齊向春燕跪求。素臣道：「此幻法耳！」叱令春燕勿戲。春燕以手中刀背，擊喇嘛頭上三下，喝聲：「敢再犯太師否？姑免一次，還汝原頭！」可汗等看時，果見噯賴喇嘛仍復原頭，嚇得目定口呆。

因春燕屢稱太師，問：「莫非是文忠臣太師否？」秋鴻答道：「正是。」於是羅拜長跪，取箭在手，對天設誓，可汗、關氏同折雙降。可汗道：「俺國從沒雙降者；今關氏俱降。一服太師忠義，一畏太師威德，一感保全居次；自誓以後北人不復反矣！」噯賴喇嘛被易狗頭，愈益羞仇，閉目提氣，暗咒素臣。素臣正在撫可汗，並不防備，春燕、秋鴻卻已覺著，齊稟素臣：「喇嘛復懷惡意，竟欲咒死太師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咒果靈，傳奕必先死矣！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喇嘛大叫一聲，口噴鮮血，跌死在地。可汗等復向素臣、春燕哭求。素臣道：「此係彼自取，非此二人幻術所能致也！」因命撤去屍首，捆起侍者，將各帳房喇嘛，盡數拿下。

可汗等連聲應諾。一面備酒款待，可汗、關氏把盞，定素臣南面，中席；天生西南，僉席；飛娘東南面，僉席；春燕、秋鴻旁席。可汗陪素臣，台吉陪天生，關氏陪飛娘，居次陪春燕、秋鴻。令胡婦作天魔之舞，胡笳之樂，胡笛之罷。

是晚，即宿可汗帳中，令可汗陪宿。飛娘與關氏同宿。天生住台吉帳中，令台吉陪宿。春燕、秋鴻與居次同宿。素臣軒聲如雷，蒸氣如雲。天生睜目酣睡，紅須直豎。飛娘連衣跌睡，帳外偶有聲息，蹶然而起，一躍數丈，伺察無故，仍回跌坐。春燕、秋鴻忽隱忽現，出入無方。素臣等便坦然睡臥，可汗等四人卻驚心吊膽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天明，俱伏於地，稱為天神下降，忙去修表備貢，各部中去提取喇嘛、羅漢。驚動了胡虜男婦十數萬人，俱要看文太師金面。各部落中，惟毛裡孩白部兩員虜將，桑哥、阿沙不花最為勇杰，聞素臣膂力非常，欲求攀臂，懇滿魯都轉達。滿魯都不敢，搖頭示意。素臣因胡人尚力，許其攀試。兩將大喜，一將上前攀扯不動，跪下說道：「太師神力，一人自攀不動；可許兩人雙攀兩臂否？」素臣笑道：「使得。」兩將跪下，磕一個頭，站將起來，左右齊攀。素臣兩臂如生鐵鑄成，不動分毫。兩將忽然掣出匕首，向素臣脅下便刺。素臣大喝一聲，兩手一分，兩拳擊去，把兩將頭顱打得粉碎。天生、飛娘已躍至前，一手提著一虜將，刀劍亂削，如切蘿蔔甘蔗一般，劈作數十段，熱氣蒸蒸，鮮血縷縷，肉俱跳動，骨盡分離。把滿魯都嚇壞，跪在地下，叩頭流血，看的虜人無不膽碎，環跪匍伏，不能仰視。可汗、關氏，居次只是發抖，面無人色。

素臣攙起台吉道：「不必驚慌，非汝之罪也！」令各虜俱起立。將喇嘛淫惡世仇之處，細細開示，令各部落盡數拿解，如隱藏一名，即掃蕩其營。眾虜中有因素臣開示懇切，汗流淚落，知恨喇嘛之惡的；有知噯賴喇嘛神通是假，不甚信服的；其迷而不悟者，又畏素臣神勇無敵，怕送性命，不得不從。陸續拿解，至初三日已齊集，連本遊牧，共有三百餘僧。令解開纏布，各露陽物，只十歲以內的三十餘名，尚屬童體；其十二三歲者，即已破體脫頭。將未破體者，責令蓄髮還俗；已破體而未成丁者，即為閹割；其餘已成丁者，俱行處決。眾虜驚懼說：「必是佛爺為甚事惱了天爺，差這文太師下界，來滅佛爺子孫！我們是何等人，還敢合他拗強，只年年去進貢就是了！」

初四日，諸事已備，頭營兵二百名到。初五日，治酒起行，天生、滿魯都為前隊，素臣、可汗為中隊，飛娘、春燕、秋鴻、關氏、居次為後隊，前引後護，及押送貢物，並歷年俘獲者，約有一二千人。一路先見老營逃回之虜，次見東西兩路敗回之虜，可汗等聽一回，怕一回，更知老營被獲孀女孩童，俱沒殺害，無一淫污，個個感戴素臣仁德。滿魯都方信居次所言未受污辱是真，重複跪在素臣馬前，涕泣感謝。

初九日，至紅鹽池，以神及奚奇等十二將，尹雄及熊、鳥等二十四將，俱來接見。素臣詢其戰事，以神道：「奚將軍等遵令，駐兵會治、兩驛境上，聲音留待文爺大兵；虜帥即撤了鞏昌之圍，分守秦州、安定。兩處都接戰一回，依著文爺用伏，虜兵敗回，便不敢出戰。兩城百姓見射進檄文，說文爺領大兵十萬，不日前來，速殺虜帥，開門出迎，可免降賊之罪，便紛紛鬧動。虜帥恐懼，已想棄城回套，熊奇一到，林將軍便依令草檄，說：『公相已遣別師，破了東虜，剿滅了老營，速行投降，若俟大兵臨境，便不准投款矣。』把虜首挑著號令，再將血書信物射入。虜帥膽落，城內百姓一齊發作，便倉皇逃走。林將軍分兵，與熊奇做兩處埋伏。奚、葉兩將在後追襲，前後夾擊，虜兵大敗而逃。以神便依文爺鈞令，留林軍鎮撫百姓，搜滅餘虜。以神同奚、葉二將，分左右翼，盡力窮追，復遇官將軍等層層伏起，虜帥勢窮，只得投降。」尹雄道：「尹雄依令，說公相半夜忽發心疼，諸將俱免參，內帳宮女，卻仍舊歡笑耍跳。虜帥疑是前計，把各營撤退數十里，守住隘口，尹雄便每日操練軍士。預備乾糧。三日後，金將軍到來，便寫下檄文，說公相已破老營，西路虜兵已遣別將破降，把虜首挑去號令，射入血書信物，與邢將軍並力攻打，虜帥疑神疑鬼，魄散魂飛，詐於次日投降。我兵亦將計就計，緩其攻擊。是夜拔寨俱退，尹雄依令緩進，俟其撤伏，並力窮追，虜兵自相踐踏，死者無算。再遇著元將軍層層伏發，虜兵逃脫無幾。虜帥及把都等百十餘人，力竭投降。」呈上書札兩封道：「果不出公相所料，此在虜營所得汪鑿密書。公相遲到三日，延安為此賊所賣矣！尹雄恐汪鑿有變，令邢將軍統領京兵，回延防守，並沿路搜剿餘孽，故未到此。」素臣解李羅忽亦思、馬因紮加思蘭之縛，令其去見郎主及妻孥等。兩帥出來，跪在地下只是磕頭道：「太師威德至於此，北人不復反矣！」是日兵駐老營。

次日，殺牛宰馬，犒宴可汗君臣。宴畢，東西兩虜帥俱跪於地，說：「太師神勇，萬古無匹；隨行諸將，自必俱有過人之技，可否恩賜一觀？」素臣道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；汝等既以力為尚，不妨令諸將略見所長。」因令植竿二百步外，掛一金錢，令諸將射之，虜中選出善射，俱不能中。素臣挽弓連發九矢，俱中金錢之眼。兩帥匍匐贊頌道：「太師乃天上人也！請觀諸將。」素臣因

命尹雄連發三矢，令奚奇等十二將，各發一矢，亦俱中錢眼。兩虜帥愧服。素臣覆命奚奇對射。奚奇等對立在百步之外，各引弓發矢，箭俱向喉頸中擦過，離不得一分、半分，把眾帥都嚇壞了。素臣喝聲：「住！」臨了那一箭，便直貫喉嚨中來，各人把口一承，交咬住十二枝利矢，前來繳令，素臣問兩虜帥：「能與對射否？」兩虜帥頸紅面赤，連稱不敢。

素臣指著一架石峰，令天生、飛娘登峰舞劍。天生飛站峰尖，飛娘即另趨一峰之尖，較低丈許。舞起神劍，如兩團白雪，舞完收劍，從萬點梅花中，落出一個虬髯異人，一個紅綃俠女。兩人復作攻擊之勢，自上落下，自下躍上，四把劍尖，不離心口，縱橫擊撞，勢若飛鴻。兩人俱是真實本領。虜將中有能識者，俱贊不容口，稱為神技，素臣候二人下峰，即命金硯上落。金硯疾趨而上，如彈打高枝，下，如石投深澗。身輕比燕，勢捷同梭，連上七回，連下七回，素臣揮手乃止，把眾虜看得色動神飛，連聲喝采。素臣回顧春燕、秋鴻及男女飛卒二十二人，各應一聲「得令」，便四面直趨而上。春燕、秋鴻站立峰尖，二十人攢在四週，各持手中之刀，互相擊刺。日光中耀著兩個觀音，十個紅孩，十個龍女，四十四把寶刀，二十二條繡褲，七十二幅紅裙，如風翻白雨，浪打朱崖。春燕、秋鴻更有幻術，越顯得刀鋒閃爍，百道光芒。自可汗至把都，自關氏至胡婦，無不咋舌驚歎，說：「都是天上下來的，非凡人也！」素臣把手一揮，二十二人疾趨而下，仍是臻臻美婦，及十二三歲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披髮垂鬟，嬌嬌滴滴的童男、童女。素臣覆命天生、飛娘、金硯、以神、春燕、秋鴻及男女飛卒，作跳營之戲。諸人一躍而上，就這營跳到那營，此帳跳落那帳，粉粉滾滾，碌碌離離，猛如虎豹，矯若龍蛇，捷若猿猴，輕同燕雀。素臣一揮手，便都攏落面前，齊齊站立。

可汗君臣，匍匐駭汗。素臣道：「以為我之力，何難蕩滅爾國，將爾等妻孥皆俘為妾婢！緣上帝好生，皇上不嗜殺人，我體天心君心，故許爾乞降。以後當洗心滌慮，不可再生異志，致舉國滅亡之禍也！」可汗君臣夫婦，俱痛哭流涕，立誓：年年進貢，世為大明藩籬，不敢有一人一騎，入套犯邊。眾虜俱呼：「大可汗萬歲！太師千歲！北人永遠不復反矣！」素臣傳令，次日班師。將老營內凡係中國婦女，俱資送回家；擄掠之物，分犒將士；原係虜中駝畜等物，及諸婦女，俱全數還虜。諸虜心悅誠服，激切感謝。被擄婦女及諸將士，歡聲如雷。

十一日，令尹雄押送可汗、台吉，飛娘押送關氏、居次至延安，派守候旨。獨帶金硯、以神，齎了降表回朝。天生等一班男將，春燕等一班女將，俱押著降人貢物，隨後班師。

十四日，至居庸關，管關守備來接，始知皇帝已傳位太子，稱居仁壽宮矣。且道皇帝緣何傳位？皇帝自素臣出師，即傳旨，於十五日行論功行賞禮。太子以素臣及諸應受賞臣現俱北征，請俟凱旋，並論戰功，一同封賞。皇帝不允。至期發駕，乘肩輿，至乾清宮。忽見紀淑妃南面高坐，安貴妃披頭散髮，頸係汗巾，匍匐階下。兩旁內侍宮女，各持赤棒，拷打貴妃，皇帝大驚，忙令回輿，至陸妃宮中，戰慄不已。陸妃問之不答，但傳旨，改於十八日行賞。到十八日，俟日出良久，換了步輦，蓮座前左右令二宮娥捧劍侍立，輦前輦後，多列護衛，內侍俱執兵仗，再到乾清宮。皇帝於十字沈香榻內，留心注視，仍見紀妃拷打貴妃，更加利害，血流遍體，哀號之聲，慘不可聽，紀妃怒目視帝，嚇得冷汗直淋，復令回輦，又改期二十一日，太子等俱不知何故，吏戶兵禮四部官員，及一切執事人等，累得要死。卻不敢不預備守候。到了二十一日，皇帝傳了太子去陪輦，再加扈衛，更鳴鑼擊鼓，鏡吹號作，響聲如雷，以驚散陰氣。誰知一上乾清宮殿後台階，即聞安貴妃哀叫慘苦，並紀妃怒喝之聲，皇帝嚇壞，忙令回輦。回至何妃宮內，滿面失色，心跳不已。

太子涕泣問故，皇帝良久長歎一聲道：「汝母作祟，不欲朕視朝矣！」說罷，仰臥龍床，即起怪病。在宮習見宮女及何、陸二妃侍側，便照舊歡喜耍笑，飲食言語如常；一見生人，即心跳手顫，滿身汗出。惟太子、太后、皇后三人，尚可見面，然亦不能久，久則其病即發。如此數日，便宣告太子入宮，命內閣草詔傳位，改明年為宏治元年。太子泣奏：「聖體違和，只須令太醫診治，即可痊癒，臣死不敢奉詔！」皇帝道：「上天不欲朕臨朝，故先令汝母擋朕三次，復令朕得此怪疾；朕意已決，勿再瀆陳，致發朕病也！」太子痛哭而出，去見陸妃，求與何妃勸奏，並欲知紀妃阻駕之事。何陸二妃委曲勸諫，皇帝才把三次看見紀妃拷打貴妃之事說出，道：「朕若視朝，必由乾清，何忍再見貴妃受苦？且紀妃怒朕，恐更有禍，即無此疾，朕亦不敢復至乾清，況得此怪疾乎？不如早傳東宮，以遂紀妃之願，或不去凌殘貴妃，並怨朕也！人生行樂耳，將來遷居仁壽宮，當與二妃長枕大被，共為歡樂，把安吉所進秘器秘冊，仙丹仙酒，一一試用，老此溫柔鄉中，朕願足矣！」兩妃知不能勸，回復太子。

太子向紀妃影裡，焚香禱告：「皇上失於不知，望母妃保護聖體，勿記前嫌！」說罷，痛哭，復至清寧宮，求太后挽回。太后沉吟道：「此事不特不能挽回，亦不必挽回。父傳子授，與理無違，即敬承父命可也！」太子痛哭流涕，不肯奉詔。太后勸不從，覆命張、真二妃共勸。太子道：「父皇春秋尚富，寡人若居然南面，乃衛出公、唐肅宗之流耳，有死而已，詔不敢奉也！」太后道：「此非楚郡主不能勸！」因急宣郡主過宮。

郡主勸奏道：「唐肅宗未奉明皇之命。今殿下係親受皇上之命，判若黑白，豈可混同？唐堯禪立於舜，臣尚可以承君，豈不可以承父？堯可因倦勤而授舜，皇上獨不可因倦勤而授殿下乎？天子之視天下，如庶民之視其家；父以家事授子，子憚勞而不承，即為不孝！皇上以天下之事授殿下，殿下憚勞而不受，豈得為孝乎？孟子雲：『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』皇上無疾時，尚不能利澤蒼生，奠安社稷；今得此心疾，豈復能勵精圖治？殿下受詔，即可利澤而莫安之，自上九廟百靈，下及九州萬姓，式憑禱祀而求之者；奈何昧聖賢之明訓，違君父之治命，而置社稷蒼生於膜外耶？昔朱壽皇承高宗之命，廟號孝宗。殿下誠遵奉詔旨，代皇上宵衣旰食之勞，而致皇上玉食錦衣之奉，以天下養，孝之大也！出公逆父，殿下從父，事正相反；若不奉詔，則出公拒父之身，殿下拒父之命，竊恐轉有相類耳！望殿下熟思之！」太子大悟，收淚謝教。太后大喜道：「老身固知非郡主，不能回東宮固執之見也！」

太子回至東宮，內閣已奉有皇帝手敕，上表勸進。太子三辭，然後受詔。遵皇帝命，以明年元旦，告祀天地宗社。至清寧宮朝拜太后，仁壽宮朝拜皇帝、皇后，且袞冕，御奉天殿。百官上表稱賀，朝拜高呼。尊周太后為太皇太后，皇帝為太上皇，王皇后為皇太后，冊立張妃為皇后，真妃為皇妃，王長子厚照為皇太子。詔告天下，遣官祭告闕裡孔子廟，及歷代帝王陵寢，岳鎮海瀆，名山大川。大赦天下。以劉健為東閣大學士，封張定為順侯，洪文為詹事府詹事，趙日為兵部左侍郎，劉大夏為兵部右侍郎，戴珊為刑部右侍郎，皇甫毓昆為左副都御史，召王恕為吏部右侍郎，馬文升為戶部右侍郎，袁靜為工部右侍郎，文真為翰林院修撰，賜覃青蟒玉，以懷恩為司禮監太監，其餘各官，俱加一級，照舊供職。惟不改元，仍稱成化十一年耳。

素臣聞太子登極，喜而不寐。次日四更上馬，至德勝門，俟門啟，即入，至午門，隨班入朝，進上降表。新天子大喜，忙下御座，謝失於迎候之罪，即欲替素臣解甲。素臣力辭。天子道：「朕於青宮已言之矣，先生肯令朕自食其言乎？奏凱獻俘之禮，當擇日舉行；今且為先生卸甲換袍，以實前言，且符詩箴也！」因令內監取過蟒服冠帶，親手除卸素臣盔甲，脫換已畢，賜坐賜茶。親降玉音，進素臣為華蓋、謹身兩殿大學士，兼吏兵二部尚書如故，改輔國公為鎮國公，祿視鎮國將軍，歲千石，賜黃金千兩，白金萬兩。封水氏為鎮國太夫人，田氏為鎮國夫人，首妾劉氏為賢烈夫人，長子為鎮國世子，加蔭兩子，一子為尚寶司丞，一子為錦衣衛僉事，追贈高曾祖父四代，如其官。命楚王赴延安行受降禮，免可汗、關氏、台吉、居次入都。

朝罷，百官散班，延素臣入乾清宮，細問平虜事之。素臣一一奏聞，兼奏修復三受降城。天子驚喜非常。極口贊頌：「先生之神速，乃至於此，可一雪土木之恥矣！」當即降旨兵工二部，著遼東衛都指揮尹雄督修。素臣復呈上汪鑿密書，天子大悟道：「有讒先生於上皇者，朕屢加察訪，未得其人；今乃知為汪永也。此二人皆滅寧黨羽故耳！」即降旨：汪永革去太監，發司禮勘問；汪鑿拿交刑部治罪。素臣問浙江之事，天子道：「靳仁已據全漸，復得江南、山東沿海諸州縣；賴先生密計，屢奏捷音。現止據紹興一府未下，不日可平。倭奴猝犯，為島長況如日、鐵面所破，早晚將入京獻俘矣。」說罷，即命懷恩伺候素臣，自去仁壽官奏聞平虜之事。

懷恩捧住素臣兩腿，只顧磕頭。素臣用力扯起道：「老太監尊為司禮，與下官同屬王臣，怎如此過禮？」懷恩道：「在鳳陽

時，那一日不想磕頭，卻惟恐磕不成；今日磕成了，便是天大的造化，說是過禮嗎？懷恩到了鳳陽，才知道靳直、景王黨羽已遍天下，南倭、北虜、廣苗！各處蠶起，山東、江西又激變良民，上皇巡幸登、萊，在賊閭掌握，天子幽廢清寧，入逆藩網羅。此時懷恩，日夕以淚洗面，惟思以三尺帛殉國家之難耳！萬一之想，便渴望公相，而大廈將傾，恐非一木所能支，久懷此病，亦非一時所能療！夢想不到公相一出頭，即如大風振落，一掃而空，神武至此，真令人嚇死，愧死！出太上於虎狼之口，救聖駕於水火之中，存一線之社稷，復萬里之山河。即日磕頭，何足伸懷恩感激迫切之鄙懷耶！」

須臾，天子回宮，與素臣同用早膳畢，傳旨擺宴謹身殿，宣皇甫毓昆，洪文兩臣陪宴。

天子諮詢時務之急，令素臣口授，懷恩手書，金相、長卿參酌。素臣口授十事道：「此如治病，先攻其毒；毒盡而後可議復原之劑也！」懷恩呈上天子看時，是止內操、去西廠、汰僧道、斥傳奉、罷織造、撤鎮守、停採辦、禁齋醮、清冤獄、赦債逋十事。天子贊道：「真醫國手也！」仍命兩臣參酌，兩臣俱辭無可復參，因立付內閣詔行。

內侍奏：「筵宴已齊，應用何樂？」天子命仍用前年優童，仍演《滿床笏》，席面上亦仍前擺設。正待入席開場，清寧宮內侍，奉太皇太后懿旨，請駕過宮。天子慌忙入內，素臣等鵠立而俟。良久駕到，輦內排列五個孩童，一個頭帶八梁冠，貂蟬雉尾，身著赤羅衫，腰繫白玉帶；兩個七梁冠，籠巾，貂蟬，赤羅玉帶，不插雉尾；一個五梁冠，金帶，玉佩；一個二梁冠，銀帶，玉佩；輦止，挨次而下。素臣認得頭一個是龍兒，便知後四個是麟、鳳、鵬、鼈，知水夫人已至，心頭突突地跳個不住。暗付：五兒止三人受職，如何卻有冠服？鳳、鼈兩兒，並似駙馬服飾，是何緣故？

只見天子笑容可掬的說道：「先生恭喜，太夫人已入都，現在清寧宮。朕與先生，以師弟為君臣，今又成婚姻矣！」指著鳳、鼈兩兒道：「此兩賢郎，已為朕館甥矣。」素臣跪辭。天子扶起道：「太皇太后久有此心，朕與兩宮亦同此念，已預製駙馬冠服以待。今早太夫人至京，太皇太后及各宮俱有所遺，太夫人帶了世子入謝。太皇太后便將四位賢郎俱宣入宮。看著相貌精神，與選駙馬之法適合，把皇后、皇妃俱喜壞了。皇妃原欲與劉夫人以姊妹妹姻，故即選中鳳兒；皇后便選中了鼈兒。將鳳兒三品之服，移蔭鵬兒；鳳、鼈兩兒，即賜以駙馬冠服。太夫人已勉強承太皇太后之命，先生何可辭也！」素臣只得謝恩。

五子俱向素臣一跪，不叩首。向金相、長卿鞠躬，卻退即排立於後。天子大喜道：「幼而知禮，真英物也！」命另設一席，五子排坐。優童演唱，每一出，天子親奉一觴，素臣跪受，五子必俱跪陪。素臣為天於扶挽，必俟素臣起，乃起。自始至終，俱無失禮。天子暗暗稱奇。在殿諸人，無不屬目歎羨。演完正本，天子慨然道：「汾陽但有戰功，亦止如先生之一毛耳，尚封王爵；而先生力辭，使朕何以為懷？惟謹承先生之志，以為報耳！」因命內侍取過筆硯，拂箋揮墨，御制一詩，以贈素臣。詩云：

掃盡妖星興自豪，歸朝無復藉藉刀；
五星德聚南天秀，十事功成北斗高；
師濟禹、皋方作合，孤窮楊、墨豈能逃？
老人衣帛歌王政，不著當年敝緇袍。

天子道：「後半乃先生素志也，朕雖不敏，請嘗試之！」素臣頓首道：「此須元氣重複，再進蕩滌之劑；故臣於十事內，只說個汰字，恭瀆聖制，臣敢不敬謹承命！」

天子道：「太夫人已出宮，朕不敢久留先生！」因賜素臣肩輿，內侍昇至殿前。素臣奏：「槓有龍頭、龍尾，靠褥衣幔墜索皆黃，臣死不敢奉旨！」天子乃易青氈、紅雲子轎衣、紅靠褥墜索，素臣力辭不獲，只得謝恩。天子賜素臣休沐十日，小內侍十六人，司閤宮女十六名司巾櫛，撤御前蓮燭、爐、絳紗燈，賜五子小車各一輛，金豆各一盤，鼓樂導送歸第。

因金相、長卿同路，素臣不便獨坐肩輿，並賜二人於紫禁城內乘馬。天子欲候素臣於殿前上輿，方始回宮。素臣力辭不獲，只得叩首謝恩，疾趨而出。內侍便把肩輿抬出後右門，請素臣上輿。金相、長卿乘馬先行。府中迎接之轎，便空抬在後。輿前宮女，一對對手執絳紗燈、金香爐、紗籠蓮燭導引，全副鼓樂吹打不歇。文恩、未容、奚勳牽馬旁護，五輛小車隨後徐行。出了內西華門，文恩等亦各上馬，執事人役，赤捧金瓜，黃羅傘扇，燈籠火把，前呵後擁，至四牌樓大街，已見府前張燈結綵，烜赫光輝。素臣在肩輿中，憂思滿懷，暗付：「富貴已極，恩寵無倫，日中則昃，此其時矣！將何道以處之？」下了肩輿，因文恩等照料公子下車，內侍宮人不識路徑，尚在趑趄，素臣見母心急，便直趨正寢。只見田氏、璇姑等，簇擁一美男子，在房穿著自己的紗帽圓領，仙鶴補服，相貌亦儼然無二。秋香眼快，先見素臣，大驚小怪的說道：「又一個太師來了！」正是：

蝶化莊周周化蝶，蕉藏鹿夢夢藏蕉。

總評：

道教之元虛惑人者，黃梁一夢。佛教之幻妄惑人者：踏蘆渡江、吞針吐鴿等事，四十八回之照妖鏡，已將呂翁幻術一破而空。此回更將妖僧之幻妄，確鑿鑿指破根源，即使達摩等復生，百喙莫辨，雖皆為下等人說去，而鐵案已招，非蚍蜉所能搖撼矣。龍虎破，而降伏之羅漢空；火蓮破，而踏蘆之達摩空；吞針破，而吐鴿之鳩摩羅什空；入壁、易頭咒魔破，而一切幻僧之法俱空。大秦、天竺一段議論，真如照妖秦鏡，千古妖狐精魅，悉現原身。天下第一奇文，亦天下第一篇論也。讀之放歌狂舞，不能已已。

但說大秦、天竺，俱有幻民，可汗群臣未必遽信。妙在春燕、秋鴻活口現在，吞針、隱形，幻法同科。而素臣仍然故我，喇嘛已易狗頭，幻民之數乃更高於聖僧之神通。然後大秦、天竺一段議論，信而有徵證，可汗君臣信心全失。乃知八十一回奢麼他、精走之獻技、不特滄海樓掛線，全為此處理根也。曲折經營，良工心苦，乃成絕世奇文。

各露陽物，喇嘛淫惡立見，何以胡人供養，不覺察也。凡有大喇嘛，自稱神通法力者，俱當以此法，驗而戮之。

北人不復反矣，一回中見三見，俱以攻心得之。不擄掠，不姦淫，力足盡敵，而全其生命。皆所以攻其心也，徵苗蠻者，當奉為寶訓。

或疑太子即位，係何等大事，豈有不詔示軍營，直待至居庸開始知之理。緣軍營在延安，而素臣獨向可汗遊牧襲，執其君臣而回老營，即於老營星馳入京，俱無由知傳位之事也。故於天子謝罪下，注明素臣馬快，金硯、以神足快，探報不及，否則大將軍凱旋而天子不知，亦大破綻矣。天子且不知素臣何日至，可汗遊牧何日回，老營何日班師，又何從頒詔耶？素臣不知即位，天子不知班師，方見用兵之神。

太子聞傳位之命，而泣奏、而痛淚，而求何、陸，求紀妃，求太后，哀痛迫切，出於至誠，精忠純孝，古今無兩。居青宮者，當奉為寶訓。

紅豆一段議論，使太子之嫌疑之見，如紅爐點雪，總妙在以太子所謂孝為不孝，與明者言當逆而折之，如是如是。

素臣所陳十事，急先務之謂也，若不論先後，一概鋪張，欲速則不達矣。建文幼年，迂儒變法，至改官制，尤極可笑。焉得如素臣者，為秉國鈞也哉！